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一〇三六號　今日出版一中張　發行人 潘梓年

訂價價目：每份壹角　一月二元一角　三月五元七角　半年十元七角　全年二十元　本外埠郵費在內　國外另加

林主席昨茶會 招待詹森居里

（中央社訊）林主席以美大使詹森，在華多年，行將離任，並以美總統羅斯福私人代表居里博士，亦適於此時來華訪問，特於昨（十七）日下午四時設茶會於郊外別墅，一示惜別，一示歡迎。計到外賓方面：詹森大使、居里博士、康普萊秘書、莊萊德參贊、麥唐納參贊、包瑞德副武官、麥克猷副武官、馬文懷副武官、費樂秘書；政府方面：孫院長、戴院長、于院長、居副院長、王外長，暨各部會長，及馮玉祥、陳紹寬、毛邦初、周至柔等，由國府吕參軍長等出席招待，一時賓主歡敘，至為融洽，直至夕陽西下始盡歡散去，洵陪都一盛會也。

蘇聯人民一致擁護 瑪蘭科夫報告

紛提具體建議，以實踐報告中所作之指示。

（塔斯社莫斯科十六日電）瑪蘭科夫在蘇聯共產黨第十八次全蘇代表會議席上所作報告，已獲舉國勞動人民以無上之興味所一致接受。莫斯科「紅色勇士」廠，列寧格勒「電力」廠、及列寧格勒、基輔等城市其他工業機關、企業中之工人、技師、職員，均紛紛開會，熱烈討論此報告，自其中引出對自身企業有關之重要結論，並提出具體建議，以實踐報告中之指示。

英政府正式公佈：新加坡海峽佈水雷

寇報認航業將受嚴重危險

日荷重開經濟談判

（中央社倫敦十七日路透電）英海部正式宣佈：新加坡海峽佈設水雷。以後，一切船隻企圖經過該區域者，均須向英國海軍當局提出申請書，得其准許後方得通行。佈設水雷區域，北以北緯一度卅分與子午線平行一線為界，東以東經一〇四度卅分與子午線平行一線為界，南以南緯一度卅五分與赤道之平行線為界，西以馬來半島海岸線為界。又（國際電）英方於獲悉日本在海南島有所準備以後，立即宣告佈設水雷，其目的在明示英方已有對策。如日本進行侵略，則戰爭必因此發生無疑。又（合衆電）據海軍專家分析：馬來南之新水雷區域，已將新加坡與泰國、中國、越南、日本之主要航路阻斷。此舉已增強新加坡海空根據地之地位。……

（中央社曼谷十六日路透電）泰國廣播電台否認外國電台所傳……

（中央社香港十七日電）……日荷經濟會議，定於今日重開。

（中央社雪梨十七日合衆電）澳海長休士號播稱：遠東方面是否將發生戰爭，端賴日本如何以為斷。

巴爾幹

倫敦英報預測 德軍即將攻保

德南斯拉夫人注目，南閣舉行會議，報告德南談話經過。

土保將締約 羅旦海佈水雷

美參院開始 討論租借法案

達爾朗擬赴巴黎 重與德方舉行談判

賀甫金斯晤羅斯福

威爾基 擬來華視察

墨西哥 法西斯黨徒 陰謀煽動叛亂

獎勵工業創作 經濟部核准十三種專利

滬花旗大通銀行 傳有提存風潮

兩行定下月起限制提存

鄂綏等地殲敵

滬杭沿線敵強拉民伕他運

美國青年大會 通過重要決議

四月初舉行人民代表大會

劉良模先生演說

紀念新運七週年 蔣委員長今晚播講

出錢勞軍競賽開始 各方獻金極可觀

自由獻金者多屬貧苦市民

今為工商界獻金日

抗敵報改名 晉察冀日報

全國糧食會議 定廿日舉行

簡訊

國內

國際

印度醫療隊在敵後

——巴思華大夫會見記

殷參

在魯山東面，××鄰近一個向陽的窰洞前面，記者會見了巴思華大夫。

去年七月間，一個涼爽的黃昏，在寶塔山窰洞裏，由介紹認識了印度援華醫療隊，長安得華和巴思華。一年來巴思華更健壯了。最使我驚異的，他已能夠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並且會講一些北方的土話。以一個國際朋友的資格，他告訴記者他目睹耳聞的真實觀感。

『我們穿行在敵人後方，作了一次有意思的長途旅行』。巴思華開始敘述。

去年十一月間，他們組織了一個隊，由澠池過河，經過垣曲，進入晉東南抗日根據地雄偉的太行山，步步高起的路，和藏在山上的潞安府使他非常興奮。他奇怪敵人後方會有那樣的安靜。關於敵後方的衛生工作，在晉東南是的不多，而病員與醫生之間的良好關係，是中國大後方所不及的。

住了三個月，他們經過遼縣東南的桐峪芹泉、宋家莊、和內邱縣的封鎖線，進入冀南根據地。看見許多老百姓都參加抗日工作，他很受感動。他們正預備到山東去，可是，敵人向冀南進行掃蕩了，人們處在『動』的環境裏。……

『設斜法，我們都背起背包，搬家……』他拿一聲用手，比着手勢說：『一天三四次——敵人從前面來，我們繞到他後面去。敵人分幾路，我們就鑽空子……好玩得很。』

五月中旬，他們到了冀中的定縣。

『我聽說這樣說，同志，冀中的老百姓真是太好了。』他豎起大姆指。……』

他笑得這樣親切，褐色的臉上堆起愉快的皺紋。他的下巴因爲凌亂而微微顫抖着，新修的鬚根在陽光下閃亮。

他告訴我，冀中的老百姓，從小孩子到老婆婆，都參加各種抗日動員，譬如『挖溝』吧，老婆子也握着鐵鍬，提着小籃，夾在人羣裏工作。小孩子大多幫助出土，婦女們把曾助軍隊洗衣、縫紉、看護等工作看得很重，孩子們的遊戲也具備了抗戰的內容，如『捉漢奸』、『打游擊演習』等。之外，他還說村口有兒童團放哨，和牆角邊掛着的『識字牌』。

『進安國東面一個小村子，一個兒童團孩子問我識字牌上的一句話。』他像講一個動人的童話似的，要我發現他當時是如何地從事思索，因此把濃眉皺在一起，他接着說：『我想了一會，認不得。我就想笑。……但是，那孩子卻很認真的要教給我。雖然同行的同志向他解釋：我不是中國人，是中國人民的朋友——印度人。……：我倒是真的記住那可愛的孩子教我的十一個字了：「日本鬼子不可能征服中國」』。

他們還會到過平西根據地。八月中到過晉察冀邊區，以後，還參加南權，東塘一帶（阜平縣東）的出擊。他們見到日益健全和曾經建立（每軍分區，至少有一組）的軍醫院。並且有手術醫療隊到火線上進行手術。以使我們想起偉大的白求恩大夫。他因爲見到担架救護的遲緩，於是組織手術醫療隊到火線的近後方離火線五六里轉治負傷者。白大夫沛發地向一個高級指揮員說：『像使喚一挺機關槍一樣，必要的時候，我也可以跟你們作戰鬥隊轉移陣地。』今天，白大夫雖然犧牲了，而白大夫留給我們的技術與精神，永遠保存而且發展着。

就衛生工作的普遍與健全說，晉察冀邊區是比較完備的。

華北破擊戰進入第二階段的時候，他們離開×區，取道晉西北，前天來到我們的警備區——綏德。

他從口袋裏摸出一個小本子，翻開其中的幾頁，上面密密地記着英文字是：

『這一年，我們走遍六個省份，四百五十個縣。……』

我爲他寶貴的行程和豐富的收穫而高興。他告訴我，每到一個地方，他們都受地方當局和民衆的熱烈歡迎和招待。是的，中國人民是懂得怎樣接待我們的國際朋友們。

說着，我們又談起他離開印度時的情景。

『印度人給中國人的印象不很好，我知道。』他談到上海那些地方的印度巡捕，對着帝國主義壓迫中國老百姓，其實，這些走狗也壓迫自己的印度同胞。他接着說：『大部份印度人民，都知道東方中國有廣大的朋友兄弟，所以，對中國的抗戰是非常同情的。』

『你們印度還有多久？』我問。

『一年，二年，——不一定，參加中國的抗戰，在我，與參加印度民族解放鬥爭是一樣的。』

他堅定而愉快地笑了。明天，他就要往南走……

蘇聯拾零

蘇聯高等教育委員會高級鑑叙委員會，今日以藝術博士學位授與列寧格勒音樂院教授，蘇俄人民藝術家阿薩斐夫（即哥蘭·格雷波夫）教授，乃著名之音樂批評家與作曲家，又爲有名之舞曲『高加索俘虜』與『巴查薩利亮』作者。

× × ×

蘇聯食品工業一月份產量較原計劃超過百分之一點十五，與一八四〇年一月份比較，產量增加百分之三十六點六，沙糖產量增百分之六十一點九，精糖增百分之一百二十點九，罐頭食品增百分之五十，糖菓增百分之四十九點五。

× × ×

蘇聯國家科學院主席團決定舉辦一九四〇年科學成績展覽會，以表揚各研究所、各實驗室、各分設機關與各根據地之優秀勞作。雷堵多夫物理學研究所將表現石油光學分析法，地震研究所則將展覽世界地震區圖，及蘇聯境地質學者最新發明之器具與電氣化學研究所自造之器械，總天文台之最新發現，多庫查耶夫土壤研究所陳設之蘇聯境新頒土壤圖，均將送會陳列，此展覽會二月底即將開幕。

× × ×

蘇聯國家科學院正籌備發行西歐文學史叢書，計有四十餘名專家，担任著述，列寧格勒文學計有英、德、法、西、意諸國文學史。

「另一個法國」（三）

愛倫堡作 戈寶權譯

上流社會的俗物，都是嚴格在遵從作樂。六月二十一日，吉隆特地方的縣長不得不下了一個特別的命令，禁止太太小姐們穿了『短褲』在街道上散步。

我在巴黎的一家時髦的題名爲『塞維尼侯爵』的糖菓店鋪裏面，看見了這一批俗物。在此地有昔任與現任部長們的姨太太，名律師、有銀行家，有參閱記者，其中還有『資產階級道德之死亡』一書的著者柏爾先生。這是在透露中的香榭麗榭（註一）。而在糖菓店的附近，則有許多無家可歸的饑餓人在鬱悶着。

爲了和戰爭者（註二）講和，政府特別選出了諾尼爾大使。半官方的報紙『時報』，在六月二十三日這一天的報紙中會這樣很誇富地談起關於他的事情，他首先是法國保安局的局長，其次是駐波蘭大使，最後就因爲他是一個反對蘇聯的人。

在大家談起『啊呀！快要打仗了』的日子裏，報紙常講起『神聖同盟』，這個同盟終於實現了：資產階級在自己的面前看見了一個真正的敵人，他們不害怕德國人來佔領土地，而是害怕人民的憤怒。所有的人都在高齡的『我』——菲利普（註三）的四周團結起來了：其中有保皇黨的莫瑞·莫拉斯和『社會黨』的斐斯匹拉斯，有敘利亞的『消防員』及勇士魏剛（註四）和『反軍國主義者』拜桉，有自私自利主義者的旭丹和冒險家陶里歐。帶有『塞維尼侯爵』糖菓店作風的報紙，誇起『法國人的手足之誼』。只有共產黨他們認爲還是敵人，『自由報』這樣寫道：『看吧。托萊士先生和貝里先生是怎樣處置了法……』（註五）。

報館在漂泊着，空想館設在政府後面；旣沒有大的印刷所，也沒有紙張。巴黎的報紙一會兒在里昂日出版，一會兒在波爾且出版，一會兒又到了克勒蒙——菲朗。這都是些可憐的傳播幅，使人回想起那『主要的資份嫌出』——巴黎的報紙的所操的方向和作風來。部長在晉伏的報紙『巴黎晚報』也在『另一個法國』出版。因此『巴黎晚報』這一個地方版的編輯部，担負着另一個地方版的責任；但是把這兩紙拿來比較一下，我就瞭解了，它們所寫的還是同樣的東西；只有在里昂日版裏面，沒有德文的廣告。在『巴黎晚報』上面，我讀到一篇題名爲『歐羅巴的垃圾箱』這樣的一篇文章。作者指出，外國的亡命者：德國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捷克人、波蘭人把法國斷送了，——他提議把他們驅逐出去。但是此地值得提及的，就是當戰爭的時候，法國人還動員了『垃圾箱』來『保衛自由的國度』。

火車不開了，汽油沒有了。軍隊開始自發的瓦解了。兵士們在森林裏面的、在田野裏面、在山裏面，拿着棍子在亂跑着，就正像卓別林所演的『流浪者』一樣。沒有人給他們同故鄉和叫養他們；宜廣的莊園都向他們關上大門。我在各處的大道上，看見了成提萬的逃難的『流浪者』。他們被所有的人遺棄了，在貝當上將的演說之後，他們更是不能瞻望的人們了。

爲了執行和約的條件，要交出所有的軍用品，政府不僅竭力搜羅了一切武器，甚至連手榴彈都搜括盡了。政府後來是不想把人民的。此外，某些人還提議組織一個特別的『復員部』，這是因爲沒有根本都不能處理這個任務。在同一個時候，又有人民運動員一千一百萬難民，而藉此來防止他們的漂泊移動。但是政府既不能動員，也不能復員：它僅能舉行追悼會和登記坦克車的數目而已。

在波布動休養區，杜美尼爾海軍上將在爲外交官分配房間；他成爲礦泉水的海軍上將。……軍需部是設在休養區愛維爾地方。我們很容易想像出，就是在投降之後，這一類部長能做出甚麼事情來。衰老的將軍們，在休養所地點的各處居館裏走來走去。早晨的時候，咖啡館裏的一些人穿着各式睡衣在街道上出現着，就宛如參加一個化裝跳舞會一樣。

從曼道爾封布里夫的大道，是特別美麗如畫的。我沒有見了羊羣，牧羊人，在山裏面流淌的瀑流，但這只是瞬間的：而同時眼睛就見了在山上或是在谷裏的兵士，褪了色的、沒有伍的，和毀壞了的卡車的殘骸。

在戰前，布里夫是講究美食者的天堂。現在布里夫是沒有什麼東西可吃了：難民已經吃掉了一切的東西。農民也不運東西到市場上來。旅館裏面上大門了。……在旅館裏面，懸掛着『客滿』的牌子，而情形更壞的，就是工人們聚居的里昂日。大羣的難民擁塞在一起：有些向後走，同到北方去；有些參加轉向南方去，回到還沒有被毀壞的牧場鄉去。

成千成千的汽車開往北方：巴黎人還希望回返到巴黎去。在拉蘇泰會附近，是法國的第一個關卡。憲兵由於驚慌而口吃地講道：『不行！德國兵不放你們過去的……』此地有幾千輛汽車停在田裏面。而更可怕的，就是在嵐圖松附近的情形，這是佔領區的邊境。此地有兩萬多人，有婦女、病人、小孩子，他們都在田裏面等待着奇蹟。誰也不知道，邊境還要關閉多少時候。樂觀的人說——一天，悲觀的人說——三天；但是邊境是要封鎖得很久的，成幾個禮拜，成幾個月。難民沒有地方可去，他們等待着——既沒有房子，也沒有吃的東西，也沒有火。甚至連水都變成奢侈品了。他問憲兵：『你們怎麼不怕地向我們進攻呢？』憲兵們答道：『我們只放比利時人和荷蘭人，而法國人不放』。

法國的中部因爲轟炸而佔害得特別厲害。德國軍隊在佔領了巴黎之後，就毫無阻礙地向南方推進。抵抗是這樣稀少，以至使得他們爲之驚訝了。在都爾，市長組織了防禦；參加者有市民和殘餘的兵士。城在燬滅面的保衛者，曾經兩度掉了浮橋。都爾支持了三天：這個城市一部分被毀了。法國兵在某某附近也有過一些抵抗，索莫爾城中心也被毀」。可是在最後的幾天中，有許多城市都遭到轟炸。黑勒被毀了，在波爾且、在深留松、在伊蘇登、在里莫日等城，俱有許多廢墟。我在夜裡而乘車經過了奧里安。這個城市的中心——就是在洛亞爾河與車站之間的地方——全被毀壞了。我一看見了熟悉的圖景：石頭，石頭，一切人類破壞的畸形物——這是城市的骨骼。我知道奧里安，我記得那些房子、商店、咖啡館。在月光之下的廢墟，是使人難堪的：從這些廢墟裏面，透出一陣強烈的屍首的氣味來。

而我們又走過麥丹青而——重新又是廢墟。雲雀在田裏面歌唱着。樹木在曙光裏面現出黑色的影子，就正像在報紙的版畫上一樣。……靠近深坑的地方，有一個小孩的手拖車和玩具。

（註一）香榭麗榭是巴黎最熱鬧及最繁華的一條街道，爲上流社會人士及太太小姐們聚集之區。

（註二）指德國。

（註三）指貝當上將。

（註四）當德法媾和時，魏剛曾對敘利亞夫人的舊日的像伙們說，像屈服於投降的條件，故有此語。

（註五）托萊士是法國共產黨的總書記，貝里是位馬克思主義的政論家。